



EMOTIONAL PLOT

王承刚 著
王 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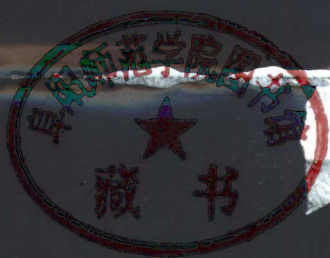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最新悬念小说

情感阴谋

王承刚
著



情感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阴谋/王承刚,王韬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99-1486-6

I. 情… II. ①王…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783 号

书 名	情感阴谋
作 者	王承刚 王 韬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石 城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中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2000 年 10 月第 4 次印刷
印 数	30,241—42,26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86-6/I·1394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一级编剧、曾经获得文华剧作奖、曹禺文学奖的王承刚创作了20集情感悬念剧《情感阴谋》。

此剧未拍先红，受到全国多家电视台和片商的青睐，于是王承刚趁热打铁，与文学硕士、青年学者王韬一起将电视剧演绎成长篇小说。

小说带给读者更美的心灵感受。它比电视剧多了一道人物内心活动的轨迹，于是显得更具灵性和震撼力。

1

高楼大厦历来被作为现代主义的典型艺术形式，它们可以充分满足都市人的登临之意，尽管尚不能一览众山小，但从百丈高处的边缘凭栏俯瞰都市夜景，这一份情趣却不是古人所能想像的。

一个男子此刻正站在这样一个高处的边缘，而且还大胆地越过了安全栏。一个女人则站在他身后的安全栏内声嘶力竭叫着：“楠山，别这样，我求你了！”

很显然这个叫李楠山的男子并不是来看夜景的，他的眼光中一派迷离，面对着伸手欲拉他回来的女人，他只是神情麻木地问：“你是谁？”

那女人一愣，随即叫道：“你疯了吗？我是陈悦，是你妻子呀！”

李楠山怔忡了一下，然后恍然道：“我的……妻子，呵，是的，你是我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妻子。”

“对，对！”陈悦连连点着头，眼中闪着泪光。

“你回去吧，好好生活，我留的钱够你用了。”李楠山那迷离的眼光中多了一分柔情。

“不，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呢？楠山，你知道吗？我爱你，我离不开你……”陈悦哭叫着。

“我其实待你很不好，有很多事……都欺骗了你，你应该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多保重吧，我该走了……”

“楠山，别这样，别这样……”陈悦发狂一般地从栏

杆上方探出身体去拉他。

但李楠山却苦笑着说了声“再见”，便纵身跳下楼去。

“不！”陈悦绝望地大叫着，面对着眼前破碎的虚空。

尽管李楠山急速地掠向地面，但他自己却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他臆想着：“是不是地轴错了位，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了。”但这个最后的思绪很快就中断了，因为他已重重地砸在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小汽车上。

一阵尖锐的叫声迅速弥漫开来，有如一支疯狂的歌响彻道路两端。

白日来临。丁宁感到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明媚的天空，清新的微风，连去浦东机场的路也好像是崭新的。她坐在出租车里情不自禁地幻想着和李楠风久别重逢的场面，他是否会来个很美国化的拥抱和亲吻呢？这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许有点那个，不过自己还是挺愿意接受的。当然，她今天不妨扮酷一点，让他先在人群中看见她，而且还要先向她说出一堆思念的话来才是。他出国留学四年，而她则等了他四年，尽管是在寻寻觅觅中等待，可毕竟还是等了下来，这代价对于女孩子来说可是不小的。当然，楠风在她心目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在大学的时候也只有他与自己在一起共舞时，那被吸引的目光才不仅仅落在她的身上。比较起来，其他追求者都黯然失色，他们要么没有他那种让女人一见倾心的“帅”，要么没有他的聪明才智，要么则没有他那可以预见的大好前程。

遐想之中，出租车已开到浦东机场。丁宁下得车来，

在习以为常的注目礼中走进了候机大厅。这时，大厅里已响起中英文轮换的播音：“女士们、先生们，从美国旧金山飞来的 CA1520 次航班已经准时抵达……”

丁宁闻声不由加快脚步向出口处走去，当她见到有那么多人接机，不禁有些着忙。“他可不要看走眼了呀！”她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情不自禁地向前挤去，一直挤到最前面。

旅客的人流滚滚而来，丁宁几乎是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她的心上人。那是一个身材修长、高傲地扬着头、目光敏锐的小伙子，他随意地着了件夹克，健步如飞地在人流中灵巧地穿行前进。他刚御风而至，那副卓然不群的样子似乎还带着蓝天的气息。丁宁顿时激动万分，刚才那想扮酷的念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李楠风！李楠风！”丁宁一面大声叫喊着，一面用力向他挥舞着手臂。

李楠风也很快看到了丁宁，他赶忙微笑着向她走来。两人刚离开拥挤的人群，丁宁便率先热烈地拥抱了楠风。楠风果然吻了她，但那是自然而又安静的一吻，使她很舒服，一点儿也不发窘，也压根儿没有电影里的那种戏剧性。她觉得这一吻使他俩的关系又变得像四年前那样自然而无拘束了，一切都简单多了，而横在两人当中那道由时空造成的沟壑也立刻被填平了。

“你想我吗？”还是丁宁先开口问。

“你说呢？”楠风的反问简洁而又巧妙，这种隽永的风格很让丁宁喜欢，尽管她还希望能更缠绵和浓烈些。

两人相依相偎地走出了候机大厅，楠风忽然驻足不前，并东张西望起来。丁宁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娇嗔着说：“你看什么呢？”

楠风却只是漫不经心“嗯”了一声，似乎并未意识到

女友此刻只希望自己把心思全集中到她身上，仍然自顾自地东张西望。

“喂！”丁宁不满地叫起来，并用手捂住了楠风的眼睛。

楠风由着丁宁的手遮在他的眼睛上，口中问道：“大山呢？怎么他没来接我？”

丁宁闻言放下手来，蹙着眉道：“是呵，我也觉得奇怪。我来机场前，还特地给你哥哥家打过电话，可电话一直没人接，我还以为他们两公婆已先走了呢。现在还不见人，不要是塞车了吧？”

“带手机了吗？打给大山问问怎么回事。”

丁宁拿出手机要拨号，但楠风却迫不及待从她手中拿过手机，一面拨号一面说：“还是让我来跟他说吧，我已经有四年没见大山了。”

丁宁见楠风如此急切，又想到刚才他对自己挺沉得住气的样子，对比之下心中不觉有一丝不满。但楠风的神色却突然变了，“咦，怎么会是空号呢？”他惊诧地说。

丁宁一把拿过手机来，一面重拨号一面说：“看你什么记性嘛！”

但这一次轮着她一脸狐疑了，“有没有搞错，前两天我还打过这个号呢。”她自言自语道。

楠风赶忙扬手招了辆出租车，一面拉丁宁上车一面说：“不管了，马上去大山家。”

上海繁华的街景在出租车窗前不断闪过。但李楠风眼前不断闪过的却是他和哥哥李楠山的童年往事。

两个男孩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前行，小楠风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带着哭腔说道：“哥哥我

怕，我们还是回家吧。”

“你真是个胆小鬼，我们可是在找宝藏呀。”小楠山一面扶起弟弟，一面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两人惊恐地发现绊倒楠风的竟是一只狰狞的死猫。

丁宁此刻正靠在楠风的肩上喋喋不休：“有什么好担心的嘛，你哥哥准是把手机号给换了。现在的人对数字特别迷信，谁都想有个大吉大利的号码，车牌呵，手机呵，连买房子也会挑门牌号码。”

楠风只觉得她的声音变得很遥远，他的眼前依然闪现着童年往事。

小楠风和小楠山正并肩作战，和数倍于己的男孩们砸石块。很明显兄弟二人处于劣势，石块雨点般向他们落下来。“赶快投降吧！”对方的一个男孩叫道。

“我们绝不投降！”小楠山话音刚落，一块石头正中他的额角，小楠风惊恐地看着满脸是血的哥哥。那血越来越多，不但小楠山的脸越来越模糊不清，整个世界的形象也越来越模糊不清。

“大山一定出事了！”楠风忽然叫起来，把丁宁吓了一跳。他猛地拍了拍司机的椅背：“劳驾，您能再开快点吗？”

司机慢条斯理地回答道：“先生，这里是闹市区，没办法快，想快就要绕路。”

“那你就快点绕吧。”楠风心急火燎地说。

出租车拐上了高架路后飞驰起来。丁宁看着楠风那阴晴不定的脸色，也不禁感染了他的心情，但她还是轻抚着他的脸安慰道：“风，别那么担心，肯定没事的。”

出租车驶进一片静谧的小区，在一幢四层小楼前停

下。这种小楼每两层为一户住家，阔绰又舒适。楠风还未等车停稳，便匆忙跳下来，直奔其中一幢小楼。丁宁付了车费后，也赶忙追了上去。

门铃声久久响着，但门内却死寂一片。楠风越发焦躁不安起来。若有适当工具在手，他简直想不顾一切破门而入了。这时，他们身后传来钥匙的声音，楠风回头见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少妇，正从坤包里拿出钥匙打算开门，便赶忙问道：“您好，您是住楼上的吧？”

少妇颇警惕地看了看两人说：“对，有什么事？”

“我们要找楼下的李家。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你们也是来奔丧的吧？”

虽然楠风心中已有极不祥的预感，但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奔丧？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丁宁也大惊失色地问道。

“你们是他们家什么人？”

“我是男主人的弟弟。”楠风强自镇静地说。

“弟弟？那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哥哥已经死了？”

“我哥哥……死了？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

楠风冲着那少妇嚷着，他觉得自己的脑神经整个都麻痹了，嘴里满是苦涩。

那少妇见状不禁有些害怕，她连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又立刻关上门。当感到自己安全后，楠风的样子在距离感之下倒使得她又生出同情心来，便好心地提醒说：“你们还是快去公墓吧，我听说你哥哥的骨灰就在今天下葬。”

真实的死亡和梦幻的预兆终于连结到了一起，楠风感到痛苦就像雾气一样从地下升起将自己包围，接踵而至的

悲哀更阻塞了他浑身上下每一根血管。

“谁造出的房子比瓦匠和木匠更坚固？”

“修墓地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

这两句《哈姆雷特》中的对白在林知秋的耳边回响着，记得当年问上句的是自己，回下句的是李楠山。她手捧洁白的花束，踽踽独行在林林总总的公墓间，尽管黑衣素服，一脸悲容，却还是难掩她的丽色秀貌、绰约丰姿，使得看见她的人都难免放下自己的哀痛，不禁想问：“美丽的女人，谁的灵魂让你悲伤？”

一处黑色大理石的公墓和一群吊唁的人出现在她面前，她清楚地看到墓前的碑文上写着“李楠山之墓”等字样，“楠山，难道你就要在这里一直住到世界末日吗？”知秋在心里向墓中人发问道。

吊唁者一一上前向墓中人献花，墓中人的妻子陈悦站在一旁泪流满面地逐个鞠躬致谢。这时，一个对于知秋来说熟悉而又厌恶的声音响了起来：“真没想到楠山会出这种事，李太太，你可要节哀呵！”

说话人声音很宏亮，从背影看去也是一副什么都罩得住的气派。此刻他正握着陈悦的手安慰道：“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来找我。”说罢他递过一张名片，那上面印着“天成实业公司总裁周天成”之类字样。陈悦一面抽泣，一面道谢接过。

墓台上渐渐铺满了花束。林知秋最后一个上前献花，陈悦正要鞠躬致谢，但一见来人不由怒火中烧，她厉声喝道：“林知秋，你还有脸来这儿？你这个凶手！”

对于陈悦如此反应，吊唁者们都十分惊诧，但他们看

到这个叫林知秋的女子却是很平静地献了花，并以一种委婉而又得体的口气向陈悦解释说：“李太太，您肯定是误会了，楠山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并没有伤害过他……”

然而她的解释被劈面扔来的一束花打断了，陈悦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滚开，你滚开，我不要看到你！”

知秋见对方那一副完全不可理喻的模样，不由轻轻喟叹一声，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去。吊唁的人也忙上前来安慰陈悦，唯有周天成匆匆地尾随林知秋而去。

当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公墓时，周天成一面加快步伐，一面大声招呼前面的人：“知秋，请稍等。”

林知秋闻声反而走得更快了，周天成见状忙紧赶了几步，拦在了她面前：“知秋，好不容易见面，怎么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几句呢？”

知秋厌恶地扭过脸来，她实在懒得再看到这男人。“我不明白，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说？”她的口气冷得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冰魄神弹一样。

然而周天成却一点都没有中招：“当然有话可说。比如刚才陈悦对你的态度，嘿嘿，你也真是太有涵养了。”

“多谢你为我抱不平。”知秋举步欲走，结果又被拦住。

“知秋，你何苦这么对我呢？今天我来这儿，还不是为了想撞上你！好久不见了，一起去喝杯茶聊聊好吗？”

“对不起，我妹妹还在等我。”

“小冬来上海了？瞧我还记得你对我说过她的名字。她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告诉我？没道理，太没道理了，至少也该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嘛！走，让我替她接接风。”周天成顺杆往上爬，一面说着，一面挽住林知秋的手臂。

知秋一把甩开他的手：“我想我该提醒你一句，你我已没有丝毫关系，你还有必要认识我妹妹吗？”说罢，她从周天成身边擦过，直向前走去。

周天成没有再追上去，他望着知秋越来越远的背影，眼中神情先是失落，但继而又透出一种令人心寒的冷酷来。

这时，一辆轿车开了过来，在周天成面前停下。他的助理，一个名叫秦韬光的青年跳下车来，殷勤地为他拉开车门，“周总，您请上车。”

周天成闷闷不乐地上了车，秦韬光在他一旁坐下说：“刚才那个女人好像是景信公司的总经理林知秋？”

“她是谁，关你什么事！”

“是，是。周总，那现在回不回公司？”

“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是不是坟地里的晦气沾多了？要是过两天生意走霉运的话，我第一个炒了你！”周天成把一腔怒气都泄在这个倒霉的下属头上。

秦韬光见自己连提两壶不开，哪敢再触霉头，立刻吩咐开车。而他对司机的威严模样，和在周天成面前简直判若两人。

周天成的轿车驶过公墓停车场时，坐在自己车中的林知秋正好透过车窗看到秦韬光对周天成那一副陪着十二分小心的样子，这使得她心中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鄙夷。

“姐，你怎么还不开车？”坐在她身旁的妹妹林小冬推了推她。

“我有点累，让我再坐一会。”知秋乏力地说。

“唉，我可已经闷了快一个小时了，如果我会开车就好了。”小冬把弄着方向盘，这是一个依然孩子气十足而

又甜美无比的女孩。她和姐姐长得很像，但神态间却少了姐姐那份优雅。知秋默默无言，她很奇怪自己这么一个已变得完全现实的女人，怎么会被一些几乎遗忘的往事搞得挺伤心，而且此刻还很想找人倾诉心曲，哪怕是只说一点也好。

“姐，你到底在想什么？”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吗？不过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我敢打赌你和那死者的关系不简单，什么普通朋友，老同学。”小冬拖腔拖调地说。

“难道你以为我爱他？”

“他也爱着你，而且至死不渝。对不对？”

“不，你错了。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但那不是爱，而是恨，我恨他！”知秋深吸了一口气，克制着内心涌起的一阵激动。

小冬闻言一怔：“恨他？这……怎么可能？我不明白，既然恨他，他死了应该高兴哪，你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知秋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没什么好说的，这故事早就死了……其实，这个人也早就死了。”说罢她猛地发动汽车，不再理会兀自满腔疑问的小冬。

吊唁者纷纷散去，李楠山的墓前只剩下陈悦一人。她呆呆地望着丈夫的遗像，身体里的悲伤不断扩散开来，溶入到血液和骨髓里，而那天晚上使所有星星都变成黑色的一幕又开始盘旋在她的脑际。陈悦感到自己的心宛如被一条痛苦锻造的铁链紧紧锁住，她一下扑到墓台上反复哭喊着：“李楠山，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你

说话呀，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她恍恍惚惚地听到有人正叫着自己的名字：“陈悦，陈悦……”

陈悦循声望去，眼前站立的一个男子可不正是她千呼万唤的李楠山吗？她一下扑上去抓住他：“我不管你是人是鬼，你都不要再离开我了！”

“冷静些，陈悦，我是楠风呵。”

陈悦徒劳地想抓住自己的幻觉，但幻觉还是消失了。“天哪！”她一下扑倒在楠风身上。

“坚强些，你要坚强些！适度的悲哀才是对死者真正的哀悼，而过度的伤心……”楠风只觉得喉头被什么哽住了，下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

“我很坚强，谁也没我坚强……那么高的楼，你哥哥要跳下去，我劝他，求他，可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一下子跳了下去。我想拉住他，可怎么拉得住呢？你在就好了，你力气大，你能拉住他，可你偏偏这么晚才回来，出了事才回来……”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楠风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而一旁的丁宁早已泪流满面。暮色渐渐降临，整个公墓里只剩下他们三人了，当然还有许多埋在这里的，他们生前也曾是男人或者女人。

丁宁再也忍受不了周围那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气氛，轻声提议道：“我们还是回去吧。”

楠风以征询的眼光看着陈悦，陈悦无力地点了点头。

“大山，下次再来看你了！”他在心里默默地与哥哥道了别，然后和丁宁一起搀扶着陈悦向公墓外走去。

一个个墓茔从他们身旁晃过，可前方依然还是一个又一个墓茔，仿佛他们正身处于一个永远也走不尽的迷宫一

般。忽然间陈悦以一种飘忽的口音说：“想知道你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吗？”

“我们回去再说吧，你现在太累了。”

“不，我要现在就说。”陈悦停下脚步，“楠风，你好好听着我马上要告诉你的话，如果你是真爱过你哥哥！”

“那你就说吧，我自然想知道个究竟。”楠风肃容道。

“你听了以后，一定要为你哥哥报仇！”

“什么？”

“听着，你好好听着，你哥哥看似自杀，实际上却是被一个女人逼死的。那个女人，不，那条毒蛇的名字叫：林一知一秋！”陈悦的声音怨毒之极，而她脸上的表情更使人感到心悸。丁宁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来墓地，此刻她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恐怖片的恐怖。一阵冷风吹来，丁宁只觉得这阵风是来自地狱，让她从心底都生出一股寒意。她不禁战栗着向楠风靠去，但她却感到楠风身上的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已僵硬了。

对于真正的大都市来说，地铁的存在就像下水道的存在一样必要，而且两者都必须不分昼夜地畅通无阻。夜已深沉，一列飞驰的地铁上，李楠风和丁宁手拉着车上方的吊环，并排靠在一起。

“难道你真相信陈悦的话？”丁宁撇嘴道，她已实在看够了楠风那副从墓地里带回来的表情。

“我不能确定，但陈悦这么说是不会没有缘故的。”楠风的表情仍然没变。

“我觉得这肯定是她的幻觉。你还记得刚进公墓时，

她整个就把你当成你死去的哥哥吗？”

“我也希望这一切都只是陈悦的胡思乱想，不然的话，我是绝不会让大山的亡魂得不到安息的。”

“STOP，你不许再这样想下去了，否则你就快要和陈悦一样疯了。”

楠风默默无语，眼光里满是沉痛的悲伤。

丁宁见他如此，不觉一阵心痛，她紧紧抱住他柔声说道：“风，别让我急，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但下面的可就都是开心的事了。你知道吗？为了你回来，我特意租了一套公寓，我要让你在结婚之前就充分享受家的温暖。”

楠风闻言后也猛地搂住了她。丁宁感到有越来越多的泪水落在脸颊上，但那滚烫的泪并不是自己流的。

这是一套 50 平方米左右的小公寓，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洁，却很雅致。丁宁喜滋滋地领着楠风走来走去地欣赏，口中还不停地介绍着：

“这儿本来有个过道，我跟房东商量，把过道的墙给拆了，客厅一下子就大了好多……你看这幅画，我托了几个朋友才求来的，虽说是个青年画家，现在名气还不小，可你看着吧，过两年肯定会红得发紫……你看这条桌，一点不起眼吧？我告诉你，它可是真正的明式家具。”

楠风津津有味地看着听着，脸上又重新出现了笑意，若不细看的话，那依然留连在他眼眸深处的悲怆之色也许是难以发现的。

“怎么样？”丁宁颇得意地问道。

“不错，这房子我很中意。”楠风由衷地说。

“谁问你房子错不错了，我是问你，我这个未来的老婆怎么样？没亏了你吧？”